

符号与叙述化: 解读《波多里诺》

李 静

内容提要: 埃科是世界著名符号学家, 他的《波多里诺》是一部有丰富内涵和独特形式的历史玄幻小说。本文采用埃科的符号学思想分析小说对历史的特殊叙述方式, 用埃科的“符号谎言”理论分析小说中历史与谎言、真实与想象的辩证互动, 并在当前学界叙述转向的背景上分析小说中蕴含的新历史主义叙述化观念。

关键词: 埃科 波多里诺 符号 谎言 叙述化

中图分类号: I5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9)02-0108-08

[翁贝托·埃科:《波多里诺》, 杨孟哲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翁贝托·埃科 (Umberto Eco, 1932—) 是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界的权威, 更是当今国际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的历史、哲学、美学、符号学、诠释学以及文学理论著作是他成为一代大师的明证。然而, 埃科为人所知、声名远扬更多的是源自他的系列长篇小说, 他的小说风靡全球, 埃科也因之成为学者小说家的典范。作为学术大师和理论家, 埃科的小说深受他的理论的影响, 正如著名埃科研究专家皮特·邦德内拉所指出的: 埃科的小说“代表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试验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只有极少数的学院派思想家能够望其项背”。(Bondanella: 14)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的五部长篇小说皆可视为其高深理论的通俗版教科书, 是埃科借以表现自己学说和理论的感性再现。

作为世界顶级符号学家, 埃科对于符号的热爱胜过一切, 他曾经说过: “我们应当意识到: 过去和现在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无不在以某种方式研究符号学。”(埃科: 2) 他的符号学名著《不存在的结构》、《符号学理论》、《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读者的角色》等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是国际符号学界的经典著作。与之相应的是, 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 而他根深蒂固的符号学观念更是贯穿小说首尾, 小说文本成了符号的乐园。无论是《玫瑰之名》中对能指与所指的探讨, 还是《傅科摆》中代码的迷宫, 抑或《昨日之岛》中隐喻的符号化, 符号和符号学观念始终是他小说的最突出、最独特的品质。而埃科的第四部小说《波多里诺》更是一部典型的符号学小说, 小说于 2000 年出版后受到极大的欢迎, 对埃科以及《波多里诺》的评价重现《玫瑰之名》当年的热潮。

20 世纪后期的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叙述转向”的趋势, “叙述化”成了各学科竞相探讨

的题目。这种趋势如今愈加强盛,埃科作为学界权威对这一理论倾向当然有所领悟和探讨。他在文学论著《论文学》、小说论著《悠游小说林》中,对叙述问题做了细致的讨论,而他的长篇小说《波多里诺》则是对“叙述化”这一观念的生动演示和感性阐释。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新历史主义理论一度风行全球,“历史是叙述性的”这一观点深入人心,而《波多里诺》这部历史玄幻小说也可以说是对这一观点的回应。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类似《十日谈》或《堂吉珂德》式的中世纪流浪汉冒险小说,但实质上却是埃科对符号、语言、历史、真相、模糊和叙述可能性等永恒谜案的探索。

符号和叙述化是《波多里诺》的两翼,小说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也有大量对符号问题的讨论。埃科运用精彩的故事将其叙述化为有情节和时间的人生历程,在戏谑反讽、幽默滑稽的故事中埃科极尽调侃之能事,大开符号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玩笑,而小说中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也呈现出埃科作为学术大师之博学以及他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

一、符号

埃科在他的符号学成名作《符号学理论》中曾这样说过:“符号学的这一计划,即对整个文化加以研究,因而也就是把无穷无尽的客体和事件都视为符号。”(艾柯,1990:5)他认为尽管这也许会给人造成骄横的“帝国主义”印象,但即便是一种冒险的游戏,符号学也试图将“每种东西”界定成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而宣称关注整个宇宙。基于这个理念,埃科的雄心在于建立包容一切事物的一般符号学,他建议将任何依据事先确定的社会规范、可以视为代表其他某物的事物都界定为符号,并开出了一个详细的符号学清单。他将符号学分为十九种门类,这个分类一直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为全面的表述。中国符号学家李幼蒸将埃科的分

类归为三大类:一、自然事件类:人们用此类中的项目进行认知活动,如从烟认知火的存在;二、人为符号类:人们用此类中的项目与他人通讯;三、古意性(或废弃性)和诗意性符号类:这是文艺性表现的特殊活动。(李幼蒸:510)按此划分,小说文本属于诗意性符号。埃科的小说文本是符号,是符号链、宏观符号或者超符号,而他小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则充满了人物、器物以及地理风物等各种单个符号。

语言是特殊的符号系统,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的符号工具,《波多里诺》中对语言有大量的讨论。小说第一章埃科就显示了作为语言符号学家的本色,他以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语言写作:这个用编造的法斯凯特地区方言写就的十几页文字使人如入符号迷宫,原来它是中世纪拉丁语、普罗旺斯语、古法语、德语和早期意大利语的巧妙杂糅,而且没有标点,这种滑稽的混合语意义相当模糊,让许多读者望而却步。就在这种创造出来的语言写就的前言中,波多里诺闪亮登场。埃科表示:“波多里诺正是从那十几页纸上诞生的,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波多里诺可能是什么样子,通过发明他的语言,我发现了他的精神,啊哈,那就是他。”(Eco:320)在此,是语言创造了人物,而不是人物创造了语言。不过反过来,波多里诺是个语言天才,“从小只要我听到别人说五个字就可马上重复他们的话”,波多里诺掌握语言毫不费力,什么语言都能学会,可以说他就是语言的语言、符号的符号。

根据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方式有标示、象似和象征,而小说中的人物都可算是象征性符号人物。在《波多里诺》中,这种象征性尤其明显而突出,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形象。波多里诺生命里出现了三位重要女性,即皇后贝阿翠丝、妻子柯兰迪娜以及他的真爱伊帕吉雅。贝阿翠丝是波多里诺爱上的第一位女性,她是神圣罗马帝

国的皇后,貌美倾城,又精通文学、音乐等艺术;她既是波多里诺前往巴黎的原因,也是波多里诺回到罗马的理由。贝阿翠丝的名字取自但丁的《神曲》,在此埃科用来戏仿波多里诺的爱情。她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圣母形象,是波多里诺的精神之爱。柯兰迪娜是波多里诺在家乡娶的妻子,象征了他的世俗婚姻之爱。现实而完满的婚姻却因柯兰迪娜在一次小规模冲突中死去而告终,她腹中是即将出生的波多里诺的孩子。伊帕吉雅是完美的人与自然的结合体,与她如影随形的是她的伙伴独角兽。虽然是半羊人,但她的言行举止在波多里诺眼里完美无瑕,使得波多里诺“疯狂地爱上了她”,不过“再一次,我又爱上了一名不能被我占有的女人”。对于三位女性的相继离去,他伤感而富有哲理地进行了总结:“一个是因为她崇高的地位而逃避我,一个是因为死亡的悲剧离我而去,现在,第三个则因为献身给了上帝而不可能属于我。”^①正如《波多里诺》中其他人物一样,这三位女性符号是所指突出的观念性人物,她们每个人都承载了极明显的象征意义。

其他人物如不会作诗的“诗人”、永恒的恋人兼伊斯兰代表阿布杜、幻想家兼流浪者奇欧、基督教主教波罗内、犹太教拉比所罗门、奸诈狡猾的左西摩以及科学理性的阿祖鲁奴等等都是类型人物,是各种观念的代表和象征,有着鲜明的所指意义。可以看出,埃科小说中的人物基本是扁平型或类型化的人物,是为了突出各种意义而被固定化的人物。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能指指向自身才能尽显文本的“诗性”即“文学性”。(赵毅衡:106)而《波多里诺》中的人物所指突出,因而“诗性”丧失,成为没有丰富个性的符号人物。人物符号的所指突出,他们就很难有丰富突出、发展变化的个性,他们基本是作者观念的代言者和传声筒,因此也难以引起读者的强烈喜爱或深切同情。不过事实上,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小说人物的共同特征。

各种器物也是重要的象征符号,如圣杯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从中世纪开始就不断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艾略特的《荒原》中也有圣杯的描写,“罪恶的人找不到它,因为罪恶深重,他已经无力承载圣杯的重量”,只有纯洁的人才能找到圣杯。在小说中,波多里诺找到了圣杯,那就是加立欧多的破木碗。波多里诺同意父亲的论断:耶稣基督是木匠的儿子,不可能用黄金宝石的杯子大吃大喝。“‘葛拉达’应该是一个像这样的木碗,简单、贫穷,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杯子可能就在眼前,每个人伸手可及,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来,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把破木碗当作圣杯有着明显的反讽与象征意义,它也是埃科通过波多里诺对平凡人所表示的敬意。

祭司王约翰的东方王国是这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象征符号,实际上,它就是古往今来神秘、神奇、文明、安宁的乌托邦乐园,是上帝创造人类时的东方伊甸园。无论中外历史,都不乏人们对这一美好王国的向往和追求的记载。约翰的东方王国虽然永远不能到达,但它却是存在的,因为它吸引着无数的人们为之疯狂。

城市如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罗马、米兰、洛迪都是有趣的象征符号。亚历山大是波多里诺的出生地,波多里诺目睹了它的建造并积极参与命名;当它受到腓特烈的围攻时,波多里诺全力营救,后来又在大帝和家乡之间多次周旋,直至它成为一个再也不受攻击的城市。亚历山大是波多里诺甚至他的创造者埃科深爱的城市,因为它也正是埃科的出生地。它的意指相当丰富,寄寓了作者对家乡无限的深情。君士坦丁堡是文明文化的象征,波多里诺说:“和君士坦丁堡比起来,罗马只是一堆废墟,而巴黎只是一个泥泞的村

^① 引自翁贝托·埃科:《波多里诺》,杨孟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此书引文均出自同一版本,页码不再另行标注。

落。”尼塞塔则高度赞美道:“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教会之母、信仰的公主、理想主张的向导、各门科学的保姆、各种美学的凝聚地。”波多里诺第三次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正值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像一个散发香味的火盆”。此处君士坦丁堡的被摧毁则象征了文明的毁灭。罗马是教皇统治的中心,是专制愚昧的象征。米兰是文明程度很高但却实施霸权主义的城市王国,数次侵犯洛迪、数次被腓特烈大帝制服。而洛迪则是软弱无能、受尽欺压的代表。这些城市仿佛具有生命,都是《波多里诺》中相当重要的符号。

此外,波多里诺的“寻找”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符号,“寻找”象征的是人类对美好事物永恒的追求和探索。波多里诺一生都在寻找,青少年时期去巴黎求学寻求知识和学问,成年后向东寻找约翰的东方王国,此后一生都在寻找这个想象出来的东方王国。“我把一生的梦想当成了赌注,换句话说,就是我这一条命,因为我的生命一直建筑在这个梦想的周围。”为了找到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他的确付出了他的一生。事实上,埃科的小说都有这个特点,主人公都在寻找,而最终是否找得到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寻找本身,而人生的意义也就在这种寻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波多里诺》中符号处处皆是,人物、器物、地理风物等等都是有趣的符号,这和埃科将一切事物视为符号的观念是一致的。而象征、比喻、反讽等各种符号学领域的典型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使得小说摇曳多姿、生动活泼。

二、谎言

埃科的一个最重要的符号学观念,即是他《符号学理论》中谈到的谎言理论:

符号可以认为是从能指角度替代他物的东西。这种所谓的他物未必非存在不可,或实际就表现在符号介入进来以代表它的时候。因此,符号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可用以

说谎的事物。倘若某种东西不能用来说谎,那么,反过来,也就无法用以阐明真理:事实上,等于压根无法用来“诉说”什么。我认为,关于“谎言理论”的定义应该视为一般符号学至为全面的大纲。(艾柯,1990:5)

符号谎言论给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给历史的虚妄提供了符号学的解释。在《波多里诺》中,骗子的谎言创造和改变了历史,历史则变成了被添油加醋的故事,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实与想象、历史与谎言浑然成为一体。因之,这是一部亦真亦幻、真假不辨,同时体现“符号谎言论”的历史玄幻小说。

首先,这个故事是由天才骗子波多里诺讲述的,他的一群伙伴也都是骗子组成的。波多里诺随口撒谎人所共知,他的父亲说,“他比犹大还会说谎”。奥托主教说:“你是一个天生的骗子——但是不要认为我在责怪你,如果你想成为文人墨客,或甚至有一天撰写历史你也必须说谎,发明一些趣闻,否则历史会变得单调无比。”腓特烈认为:“你会对我说谎,但是你也绝不会伤害我。你会对我说谎,而我会假装相信你,因为你的谎言总是善意的。”“你这家伙就像克里特岛的骗子一样,”尼塞塔表示,“你告诉我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而你认为我会相信你。你要我相信,除了我之外,你对所有的人都说了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毫无疑问是因为你说了太多谎话。”而波多里诺自己说:“我这一辈子有个问题,就是我会把我看到的和我希望看到的東西搞混……当你把自己想象的东西说出来,而其他人告诉你确实如此,你自己到最后也会真的这么相信。”波多里诺时刻都在编造谎言,用谎言帮助腓特烈不战而胜、为“诗人”写诗、给皇后写信并假装回复、为查理曼列圣和祭司王约翰建造皇宫,撰写祭司王约翰的信件以及救助亚历山大,等等。波多里诺的一生都在谎言中度过,然而他的每一次谎言最后都成了现实。他虽然在想象和

谎言中穿行,但是却不仅参与了历史且改变了历史。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波多里诺是个预言家而非谎言家。

波多里诺的一群伙伴也都是撒谎能手,他们都是天马行空的幻想家。他们先是大力想象,然后去实践想象,从而把想象变成真实。“诗人”不才,名为诗人实则根本不会写诗;阿布杜永远想着从没见过、也永远不会见到的公主;波罗内和奇欧整天幻想“葛拉达”的样子和真空问题;所罗门则时刻惦记着消失的以色列十部族;还有曾让撒谎大王波多里诺上当的左西摩,他们无一不是撒谎专家;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主教兼历史学家奥托也是个最大的骗子,他同时写着观点自相矛盾的《两个城邦的记录或历史》和《腓特烈的功勋》;至于拜占庭皇帝的掌玺大臣兼史官尼塞塔和哲学家帕夫奴吉欧则随意地增删史书的内容,正如帕夫奴吉欧所言:“在一部宏大的史记当中,我们可以为了呈现更大的真相去篡改微小的细节。”他们都参与了历史的编造与篡改,也即他们都是撒谎者和骗子。因此,一切都是符号,一切也都是谎言,包括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真相。

次之,小说中有很多中世纪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这些历史变成了啼笑皆非的谎言,而想象与谎言却变成了真实——当然这是就小说的真实而言。这和埃科提出的在小说中我们要“延迟怀疑”一致,我们相信这些想象是真的,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

小说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第三次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大帝亚历山大战争、米兰战争与腓特烈的死亡等等,东罗马史官尼塞塔也实有其人。然而,我们看到,十字军的东征是非理性的、恶劣的战争,即曾被认为是“圣战”的正义战争原来只是十字军烧杀抢掠、摧毁文明世界的侵略战争。腓特烈大帝在亚历山大和在米兰的战争,完全凭由波多里诺的谎话指挥军队。人们为了谎言而战,也因为谎言而停歇,战争完全是建立在谎言

基础上的笑话。腓特烈历史上说是溺水而死,但在小说中却有五种死亡的原因,而且每一种都证据确凿,每一种都足以让他真正死亡。然而最终,却是波多里诺无意中将昏迷的腓特烈投入河中,他才是杀害腓特烈大帝的真正凶手。尼塞塔是真实的历史学家,但放在小说中已经成为不可靠的虚构人物。由此,历史和小说完全纠合在一起,真实与虚构也彻底模糊成一团。

祭司王约翰的信件是最大的谎言,然而,这在欧洲历史上却曾经是真实的事件。在《谎言的力量》一文中埃科谈到祭司王约翰的信件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理念(idea),并认为这封伪造的信件曾极大影响了欧洲历史的发展。(Eco: 282)事实上,这封信可以说是真的,因为大家都说是真的,并在这个“真”的基础上发生了许多事;也可说这封信是假的,因为本来就是谎言,根本就不存在这封信。它既是真的,却又是假的,这是历史和故事的再次交汇,也是真实和谎言的悖论。

再看“圣杯”。圣杯没有人真正见过,因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圣杯。波罗内认为是镶着宝石的金酒杯,诗人认为是刺杀耶稣的长矛,奇欧却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但是只有波多里诺找到了“圣杯”,即“木碗”。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就连腓特烈大帝也激动不已,确信这就是传说中的“圣杯”。正如尼塞塔所言:“是信仰让它们成为真品,而不是它们让信仰成真。”“真心相信一件圣物的时候,我们会闻到一股芬芳。”实际上,木碗之成为圣杯,是因为它被赋予了圣杯的光辉和神圣意义,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所以它就是。

各种圣迹、圣物和圣像等都是伪造和复制的假货,“问题并不在于寻找圣物,而是制造:复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出现圣物”。不仅如此,圣物都是拿来倒买倒卖的货物:“谁希望在这座城市发财,就去贩卖圣物,谁希望回乡的时候一举致富,就去购买圣物。”

阿祖鲁奴制造了七个施洗约翰的头颅,在世界各地变卖;波多里诺一伙人在拜占庭伪造各种圣物,发财致富。一位老教士送给波多里诺三名东方贤士完整无缺的遗体,被当做基督教世界最珍贵的圣物,实则是无名的东方旅人向他推销的结果。既然大家都是骗子,波多里诺解释道,“事实上,我们只是诈骗了一群骗子。”不过,即便是伪造的圣物,也有其存在的意义。正如尼塞塔所说:“或许这些圣物可以让那些成了野蛮人的拉丁人,在他们不正规的教堂内得到神圣的启示。神圣的思想、神圣的圣物,上帝的道路永无止境。”圣物全是假的,但是却可以被当成真。

祭司王约翰的东方王国是最大的想象物,由奥托发源,经波多里诺一伙人的充分想象而最终完善。“祭司这个人确实存在,因为他们并没有找到反对他存在的理由”,而且这位祭司王拥有耶稣基督的智慧和理性。东方王国是想象编造出来的,是谎言的累积,但是它却是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那个地方并没有人通奸,也没有人说谎。那些说谎的人会立刻丧命。”东方王国随着波多里诺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波多里诺的成熟而成熟,在波多里诺及其伙伴的想象创造中日益真实,终于变成了他们追寻的真实目标。“信仰可以让事情成真;祭司的王国确实是千真万确,因为我和我的同伴用三分之二的生命去寻找。”

在寻访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阿布卡西亚永恒的黑暗,横渡了只在星期六停歇的掺杂着砾石、化石、尖石、卵石和锥石的森巴帝翁河,最后抵达东方王国的前沿阵地助祭约翰的王国彭靶裴金。这是一个多种人类构成的怪物王国,如单腿的西亚波德人、没有脑袋的布雷米人、巨耳的潘诺提人、矮子俾格米人、沉默的无语人、没有膝盖的蓬塞人、黑人努比亚人、独眼巨人、阉人和从不露脸的萨提洛斯人,等等,所有这些几乎囊括现实中、幻想中甚至童话、神话、传说中的各种人类。这些人杂居在一起,每个种类都有自己独特的

生存方式,他们互相指责对方的思想不正确,对于三位一体、上帝、圣母、耶稣等宗教问题争论不休。在彭靶裴金等候前往约翰的王国时,波多里诺遇见了他一生的真爱——伊帕吉雅,但这时白汉斯人入侵,彭靶裴金全军覆没,波多里诺一行人逃跑却落入厄罗瓦汀的堡垒,最后乘着比十头鹰还大的洛克鸟逃回君士坦丁堡。值此,小说已经完全脱离历史的束缚,变成了极尽想象的产物。

历史和想象混合,真实与虚幻交融,埃科认为“真实与否在现实世界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而我们倾向于相信小说描述了一个我们必须通过信任才能接受的世界”。(艾柯:94)保罗·利科认为“谎言十分接近真理的本质”,“谎言的精神与我们对真理的探索交织在一起”。(利科:151)因此,或许只有通过谎言,我们才能最终达到真实。

三、叙述化

20世纪后半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在经历着一场“叙述转向”。利奥塔在那本轰动性的《后现代知识状况》中首先提出泛叙述,强调人类知识可以分成“科学知识”与“叙述知识”两大类。(Lyotard: 78)在利奥塔之前很久,萨特已经强调生存等同于讲故事:“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Sartre: 12)这些是个别批评家超前的见解。

真正的叙述转向始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开创了用叙述化改造历史学的“新历史主义”运动。此后,格林布拉特、阿瑟·丹图以及保罗·利科等人进一步予以推动,造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运动。闵克(Louis O. Minke)1987年的著作《历史理解》清晰地总结了历史学叙述转向的基本点,西方历史哲学由此发展了一个由“思辨历史哲学”中经“分析历

史哲学”再到今天“叙述的历史哲学”的阶段,从而将叙述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后,叙述转向在各个学科中悄悄进行,比如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医学等。最近开始出现从哲学方面综合研究各种叙述的著作,例如心理学家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编故事:法律,文学,生活》、雷斯曼(Catherine Reissman)的《人类科学中的叙述方法》等,著者都试图跨越学科寻找叙述化的规律。

任何意义都靠符号传达,叙述化则编排意义;叙述是人类认识与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这是目前许多学科的共识。所谓“叙述化”,即在经验中寻找“叙述性”,就是在经验细节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把它们“情节化”地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赵毅衡,2008)埃科在他的理论探索和小说创作中也表现了对叙述化的思考: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中,他总结了亚里士多德“存在是以各种方式被陈述的”的观点;(埃科,前言:6)在《悠游小说林》中,他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小说的叙述问题;而《波多里诺》则是对叙述化的形象阐释,尤其是对历史的叙述化进行了有趣的讨论。

首先《波多里诺》自身的叙述就很有特色,其中每个人物都有故事,每个人都要讲故事,每个人都在叙述,众多的叙述者不得不加以分层。小说以波多里诺和尼塞塔的对话展开故事,其主体部分采取了双重的叙述方式,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隐身叙述者讲述波多里诺当前正在发生的故事,而波多里诺则追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经历。两条线索的发展有交叉,也有并行。而在这两层叙述之外还有多个“次叙述”,如阿布杜讲的厄罗瓦汀城堡故事、伊帕吉雅讲的先人故事、助祭约翰讲的麻风病故事等,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就使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叙述分层、对话体复调式、故事套故事、层层叠加的多重结构,属于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这与整部小

说的谎言创造历史的论调非常合拍,可谓形式内容完美结合的典范。

其次,小说通过各个人物的故事形象传达了埃科的叙述化观念。小说开始,波多里诺和尼塞塔两个人就叙述问题展开了讨论,波多里诺遗失了自己的记录,尼塞塔请他讲出来,然后帮他重组过去:“只要有事情的片段和残迹,我就可以为你编串成带有神意的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的故事并不存在,……故事会成为世人阅读的书籍,就像响亮的喇叭一样,让几世纪来的尘土在坟墓上重新飞扬……只是,这需要时间:要把事件考虑清楚,重新组合,发觉彼此之间的关联,就连最不明显的关联也不放过。”

尼塞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喜欢倾听其他人的叙述,就算是他曾经亲眼目睹的事,当有人重新提起时,他会觉得自己像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观察。波多里诺的故事精彩绝伦,他们就这样因为讲述共处好多年。波多里诺的语言天赋不仅表现在书面,也表现在口头,他爱上了讲述,到最后竟然离不开尼塞塔了:“我的故事还很长”,“你已经成了我的羊皮纸”,“从今以后,你就像我呼吸的空气一样,对我来说已经不可或缺”。所以波多里诺一直和尼塞塔在一起,因为他不讲述就难受,他的故事不讲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

阿布杜善于写诗吟唱,表达心中对远方公主的爱恋。“诗人”则从来不曾写过半首诗,只是宣称自己准备动笔。当他看到波多里诺的诗词时,大叫宁可不知道如何与女人交媾,也不愿意处于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窘困,而波多里诺也知道给皇后写信写不出对她的真正感觉是多么痛苦。像左西摩、阉人、助祭甚至各种怪人都有自己精彩的人生故事,他们也积极向别人讲述。伊帕吉雅的故事彻底征服了波多里诺,而波多里诺所讲的人类故事则不仅征服了伊帕吉雅,连他自己也有新的发现:“原来我们也可以为人类勾

勒出一幅充满情感的图像。”

在小说结尾哲人帕夫奴吉欧总结道:“不要自认为是世上惟一的作家,迟早会再出现一个比波多里诺更会说谎的人,来告诉我们一段精彩的故事。”这句话暗示了人类的故事和讲述不会结束,将永远持续下去。人们为什么讲故事?为什么从时间的最开端就开始讲故事?埃科认为这是因为“叙事的宽慰作用——而这也是神话的至高作用,便是给混乱的人类经验一个形态,一种形式”。(艾柯:92)埃科说:“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总在找一个与我们的来源有关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自己如何出生,又为何活着。”(艾柯:149)克罗齐说:“没有叙述,则没有历史。”(怀特:127)

符号与谎言让历史显得虚妄而无意义,而叙述却又赋予历史以形式使其重新获得了意义,这也许正是埃科的小说要告诉我们的道理。阿瑟·丹图曾说:“叙述结构渗透我们关于事件的意识”,并进而指出,“我们关于自己生活的图像必定深刻地是叙述性的”。(丹图,译者序:13)这就是说,叙述性不仅渗透认知,并且进入了我们现实世界的存在。诚如中国学者赵毅衡所言:“我们藉叙述意义的空气而生存,没有叙述化,我们就无法对生存说出一个意义,而意义一旦阙如,生存本身就可能变成无定形的沼泽。”(赵毅衡:2008)因此,叙述成为人作为文明人的生存需要,对叙述本质的掌握,也成为当代人文化生活追逐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Bondanella, Peter. *Umberto Eco and the Open Text: Semiotics, Fiction,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UP, 1997.
2. Bruner, Jerome. *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2.
3. Eco, Umberto. *On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2002.
4. Lyotard, Jean-Francois.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e le savoir*. Paris: Minuit, 1979.
5. Mink, Louis O.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thaca: Cornell UP, 1987.
6. Reissman, Catherine. *Narrative Method in Human Sciences*. UK: Sage, 2008.
7. Sartre, Jean-Paul. *Nausea*. New York: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2002.
8.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3.
9. 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0. 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俞冰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11. 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2.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4. 翁贝托·艾柯:《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15.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6. 赵毅衡:《建立一种广义叙述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大会主题发言,2008。
17.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研究基地,
重庆 400044

significance of narrative rhetoric in the generation of discourses will be revealed only when we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iginal meaning” and “meaning-shift” in narrative grammar as well as between narrative grammar and narrative rhetoric.

LI Baojing **Reflection on Aesthetic Myth** 89

Following Cassirer's criticism on mythical thinking, Blumenberg further reflects on the ambiguity of aesthetic myth from a hermeneutic sense of justification, and reveals its value as “remainings of the truth”. Also, based on modern aesthetic intellectual history, he criticizes the theory of freedom in aesthetic myth and presents us with an unprecedented and intriguing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study of myth.

WANG Fengchen **Natural Disaster: the Consequence of Consumerism** 97

The deterioration of living conditions has become a problem confronting the whole world. It is no doubt resulted from the pollu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but it is also related to global capitalism and its consumerist ideology. This essay tries to take a cultural view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nsumerist ideology on environmental crisis, to show the defects of capitalist system, to call for a change in consumption, and to strive for an improvemen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rough ideological thinking.

ZHU Zhenwu & ZHANG Xiuli **The Vision of Ecocriticism an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102

The idea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rises with the ceaseless negat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former critical modes and cognitive confines of ecocriticism. It searches more deeply into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seeks a breakthrough in such aspects as the dialog between eco-theory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 consciousnes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hope that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be reevaluated from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which will not only enrich the textual connotations and critical molds, broaden the academic vision, but also help advance the dispel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harmonious ecology.

LI Jing **Sign and Narrativization in *Baudolino*** 108

Umberto Eco is a world famous semiotician. *Baudolino* is his historic and mysterious novel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unique in form. The paper applies Eco's semiotic thoughts to the analysis of the sign in the novel, and uses Eco's theory “a sign is anything that lies” to analyse the dialectics between history and falsity,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It also analyses the New Historicist idea of narrativization contained in the novel according to the narrative turn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YU Xiaofeng **On Umberto Eco's *Baudolino*** 116

Umberto Eco's *Baudolino* vividly recaptures the social customs of the Middle Ages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Baudolino, the protagonist. The novel is an admixture of myth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Crusade, the rise of Biblical metropolis,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the pursuit of religious doctrine and mysterious romanticism. In the royal game between war and peace, belief and confusion, love and murder, truth and falsehood, the novel views in retrospect the historical objectivities, deception, devotion and symbolisms.

ZHANG Ziqing **Evergreen Pearl Buck** 121

As a prestigious writer and a great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arl Buck enjoys great popularity in China, but she has also received criticism from some Chinese scholars and even politicians. This essay tries to explore the root of this complicated cultural phenomenon from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have courage to face the reality and to eliminate some misunderstanding of her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We should also translate her works that have not been translated so as to make a fair appraisal of her. This is the best way we cherish the memory of our beloved friend, who is a builder of the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